

# 高兴

## 自选集

序一 周涛

序二 虞翔鸣

塞上风云考

民初新疆纪事

禁烟与花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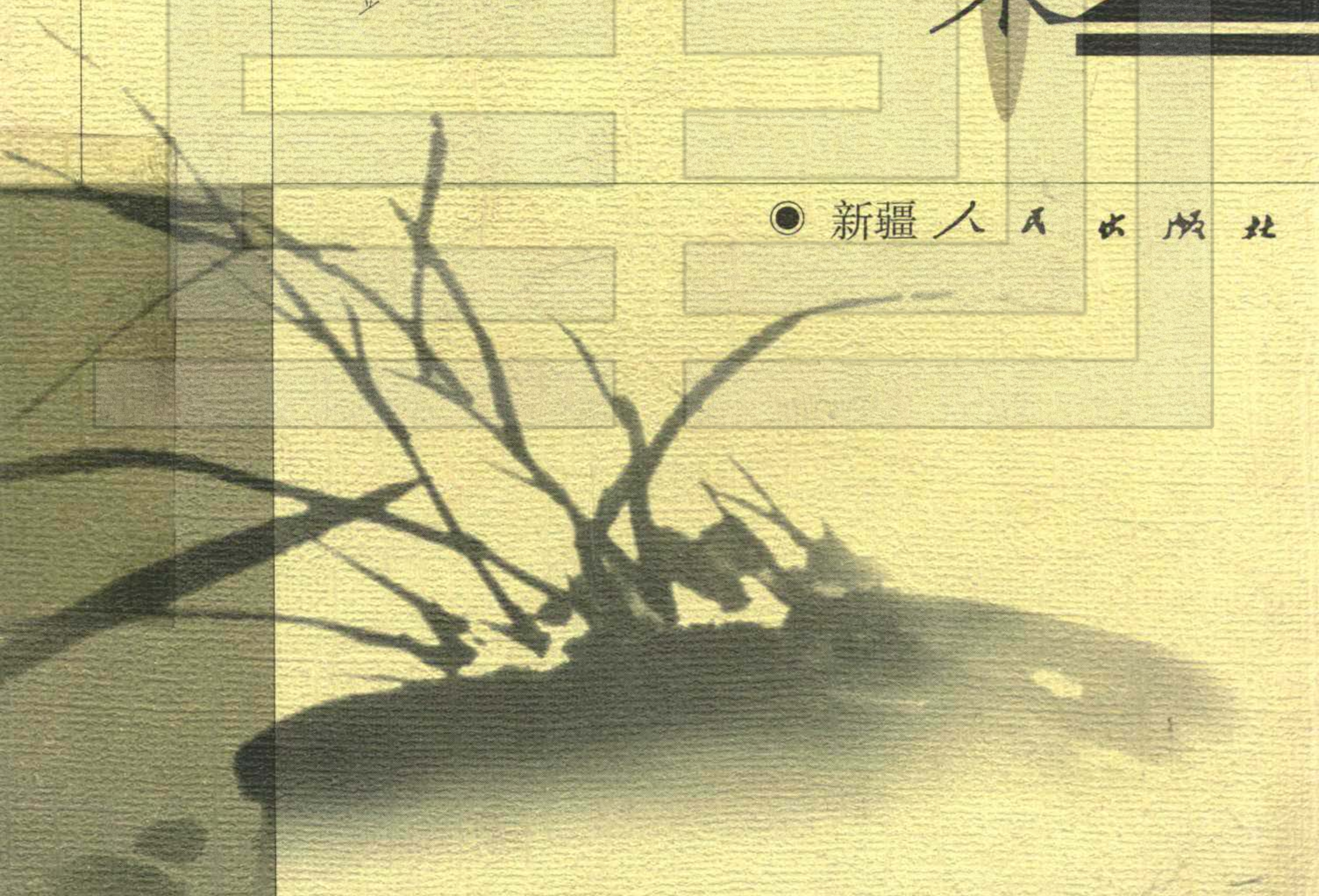
焉耆的一桩旧案

花谷的乡愁

立体的乡愁

GAOXING ZIXUANJI

◎ 新疆人民出版社



# 高兴

▶ GAOXING ZIXUAN JI ◀

## 自选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兴自选集/高兴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5

ISBN 7-228-07160-3

I.高…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333 号

责任编辑:张海珊

封面设计:刘堪海

高兴自选集

高兴 著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电话 总编室:2825887 发行科:2816212

印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5

字数 330 千字

版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228-07160-3/I·2587

定价: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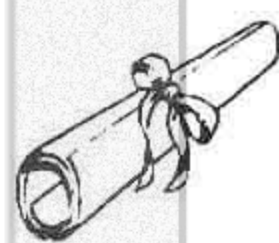
# 序 一

周 涛

认识高兴有些年头了,但我还不敢贸然说深知。认识别人就不用说了,仅说认识自己又谈何容易呢?人类的社会活动总须在一个浮光掠影的表面上维系人际关系,而深入的交流往往可遇难求。特别是今天这样一个高科技的时代,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愿望、苦恼、伤痕和悸动,大约只能独自品尝;更加广泛的社会化,导致更加深层的个人封闭。

所以我认为,人们不是越来越近了,而是越来越远了。因此,古老的交流方式——文字、文学、美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依然需要负载起新世纪的精神任务,科学至上主义解决不了全部课题,对社会科学的尊重日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高兴大约是对这些观点认同的,因为他这部自选集里就充满了这一类的关怀,我们姑且说是“人文关怀”吧。但是“人文关怀”这个词太高深,我有点摸不出深浅,所以我宁愿说得简单一些,称之为有历史癖,有文学情结,有少年乡愁。





一个人有一点对历史的茫然追慕并不难,几乎人人都有一点这类情怀,前不见古人嘛。但是一个人能像蚯蚓一般钻入历史的深壤,追根问底,细查深觅,进而迷恋上往事中的某个人物,某些事件,这就需要极大的好奇心和历史癖。在这里,对我而言,“历史癖”绝非贬词(虽然它带病字旁),而是一种值得敬重的才能和秉赋。而这种秉赋历经数年终于化成了此书第一辑里的文字,这既是文,也是考,既是对新疆历史的普及,也是对一些人事提出独到见地。深读细品,必有补益。

第二就是高兴有文学情结,他曾搞出版社的工作,现又供职宣传部,但他对文学的爱好是真挚绵长的,体现于本书的全部文字,都是业余时间的思考和劳作,但其水准却不业余,显示了相当的沉稳功力。

有文学情结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丰富的表现。精神世界,感情世界,组成一个人的内生活。内生活的丰富与苍白,直接关联着那个人的素质和魅力,文化修养是内生活的主要成分之一。文学情结不是非要从事文学工作才有的,许多从政的、经商的、执教的、各行各业的人当中,具有深挚文学情结的人大有人在,往往,他们是本行业中的佼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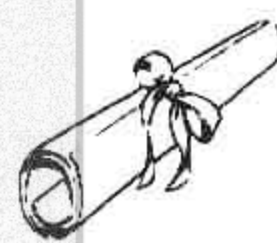
其三,就是体现于第二辑中的少年乡愁。所谓乡愁,不仅指地理的,还包含心理的,这是一个人的人生感。人生感愈强,人的生命体验的自觉性愈强,这就是“觉悟”。高兴少年时颇善打篮球,他的《篮坛偶拾录》就是这种少年乡愁的写照。少年不识愁滋味,少年心事当拿云,而今念念不忘,回首往事,心绪悠长。写这类内容的作品非常之少,因其难写。敝人少年时亦曾迷恋球类运动,也有不少的故事和经历可讲,但是从文几十年,竟一篇也未写成。大概是融入生命太深,反而

无法旁观临状。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理解高兴的这部书，我亦不敢说准确，姑妄听之吧。最准确的认识还是去读他的作品，各种类型的人大概均会有收益，获共鸣。

是为序。

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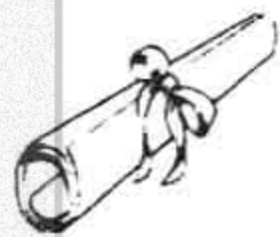
## 序二

虞翔鸣

今年初夏，高兴新作出版，问我用什么书名好，我几乎未假思索就说《一九六一印象》。高兴说，“好，就是它！”后来出版社的同事觉得还是叫《高兴自选集》更切实些，于是便用了现在这个书名。

《一九六一印象》是高兴前些年写的一篇散文，写的是孩提时代因贪吃一顿久违了的菠菜玉米面糊糊，而至撑胀了肚子，又难受又害怕，终于乐极生悲的故事。高兴用平常而又入微的叙述把我们带进了那个连孩子也难以幸免的饥饿时代，那种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母亲对孩子的关爱，乃至姐弟之间的亲情，如一首温情脉脉又略显忧伤的乡曲，荡漾在字里行间，令人心动。即使是这回看清样，当读到如今已成为父亲的作家对儿子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了你的母亲”时，我的泪水忍不住潸然而下。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只身奔赴新疆，成为一位“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年月。那年月给我们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我曾在《热的冰·自序》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关于饥饿的记忆，在一个孩子的心中，是容易被淡忘的；但那种长期笼罩在一个家庭上空的阴影，投落在一个孩子的心上所留下的印记，却很难湮灭。”我说的比饥饿更难忘却的东西正是造成几亿人饥饿的缘由。就在五天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作代会和文代会上，当朱镕基总理说到“中国人民害怕吃不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时，台下的作家、艺术家们报以长时间的掌声。那掌声动人心魄。我想只有经过饥饿时代的人才能发出那样的掌声，并理解那掌声的意义。

我始终相信，苦难与人的心地之间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或者说，苦难，特别是孩提及青少年时代的苦难，容易使人趋向善良。在艰难困苦中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一般都保持着纯朴的亲情，而纨绔子弟们却常会因争夺家产反目成仇。中国家庭结构的稳固性之所以远胜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许正是因了我们的“国情”所致。这样说来，我们真应该感谢那些让我们尝了几十年饥饿滋味的生活。

在新疆并不稠密的作家群中，高兴君是最能沉下来做学问的人。他用电脑写作的速度远胜于用笔。他那光线稍嫌暗淡的书房仿佛是他留连难舍的地方。他不像我等或者慵懒怠惰，或者玩物丧志，或者为了乌纱俸禄穿行于不太干净且长满荆棘的丛林之中。他的这份勤勉和投入令我羡慕，有时甚至生了几分恐惧：他怎么就能在那样的昏暗中一坐就是大半天呢！

我深信那临着阳台的一角在他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当他坐在电脑前，小虫子似的文字在荧屏上开始跳动的时候，那天地便倏然间变得宽敞无比，并且充满了草木乃至兰蕙的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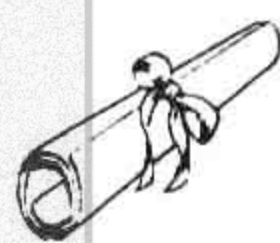


息。即使是古书堆里的一些陈年旧事,在他的那个氛围中,仿佛立马就还原了当时生动的景象,被演绎成一个个宛若刚刚发生的故事。在情欲放纵物欲横流的今天,像高兴的书房那样充满禅意的一角怕是越来越少了。

高兴的文字舒缓,凝重,细致,甚至带点女儿家的柔意绵绵的气息。这种文字氛围,甚至能把一场百十年前刀光剑影的杀戮,演化成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任你喊声震天,血肉横飞,他的叙述却如一脉泉流从草地的低洼处默然流过,无波无浪,无声无息。他最多在什么地方加上一两句揶揄或者调侃,不意间便把叙述者从具体场景中游离出来,产生所谓的“间离化效果”。这种纯熟的文字功夫是一位作家已臻成熟的标志。

如果说第一辑中的历史故事更多地表现出作家的叙述技巧的话,那么第二辑以《一九六一印象》和《盒饭》为代表的“往事”散文却是以他的似水柔情打动读者的。高兴把那些深沉入骨的情感埋藏在平凡的生活细节和平常的叙述之中,不矫情,不造作,不惊不乍,但那是皮肤下面脉管里的血流,它以自己的节奏流淌着,可以深入到每一处组织的每一个细胞,带给你温度和能量。有人把文学的概念归结为“记录情感的文字”。这种归纳虽不尽准确,但至少切中了文学的真谛。情理情理,情为上,理次之。文学一旦离开了情感,那它就不是文学了。

我小时候极恋母亲,几乎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因此读到高兴依恋母亲的一些细节,便不由地产生强烈的共鸣。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人讴歌过伟大的母亲,但只有你把你的脸贴在母亲温热的胸前,听到它后面那颗心脏的沉滞有



力的搏动的时候,你才敢说,我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高兴对于情感的把握和表现是极为小心的,仿佛生怕文字的粗砺而破坏情感本身的流畅和完美。鲁迅先生的话:怜子如何不丈夫。当你读到高兴为了守信给儿子的承诺,不顾羞愧开口向空中小姐要盒饭的那段描写,你怎能不为这位父亲而心动呢!

相比而言,第三辑中的小说比第一、第二两辑的散文似乎稍嫌平淡。高兴也许是太钟情于养育他的这片土地了,他宁可在铺满砂砾或是长满青草的地上行走而不愿展开想象的双翅飞翔起来,而当今中国文坛崇尚的却正是天马行空式的小说。天马而能行空,自然也是一份新鲜,一种景致,但世上毕竟是在草地上觅食、奔驰的马儿居多。源于几十年的生存环境和阅读习惯,作为一个读者,我倒是更喜欢那些实实在在描述引车卖浆者流的情状及悲喜的小说,因而对于高兴的小说,我常能从中得到许多阅读的愉悦,何况他所记述的农场连队生活,正是我曾亲历其中并饱尝甘苦的我青年时代的一部分。

六年前,高兴出版《立体的乡愁》一书时,曾嘱我为其作序,正巧逢我右手骨折,打着石膏难以执笔,算是逃过了;这次不幸右手完好无损,再无由推诿,勉为其难又恐凤头插花,反为其赘。想了几天,觉得用这种平白的叙述方式,如与君促膝对酌,也不失为一份快乐。

荧灯明鉴,上述文字虽无大智大益,却句句都是真话。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

## 目 录

序一 /周 涛

序二 /虞翔鸣

## 上编 读史札记

塞上风云考 /3

——一九一二年新疆之时局

民初新疆纪事 /32

从喀什噶尔到迪化 /50

民初吐鲁番纺织业的兴衰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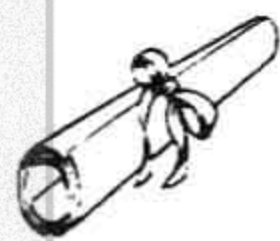
禁烟与花客 /96

焉耆的一桩旧案 /106

梦魂萦绕觅旧踪 /117

岳麓梦遥 /130

王世充 /144





## 中编 红色记忆

立体的乡愁 /159

一九六一印象 /173

往事琐忆 /179

盒饭 /184

我的两位姐姐 /191

篮坛偶拾录 /197

阿山之旅 /213

旅行的快乐 /222

阿牛 /225

一只水桶 /227

素烧茄子 /230

伞·箫·舟·月 /233

山中的雨 /235

走在新疆的大地上 /237

长梦悠悠 /240

思念遥遥无尽时 /245

同窗 /261

一封上疏的解读 /263

《塞上听潮》序 /266

## 下编 西省纪事

西省纪事 /273

老桂的爱情 /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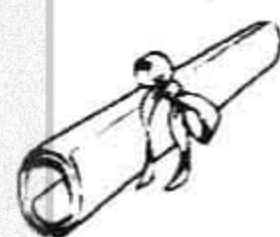
连队 /361

锣鼓的年代 /392

花谷 /413

有一个人,他叫武训 /444

后 记 /452



# 读史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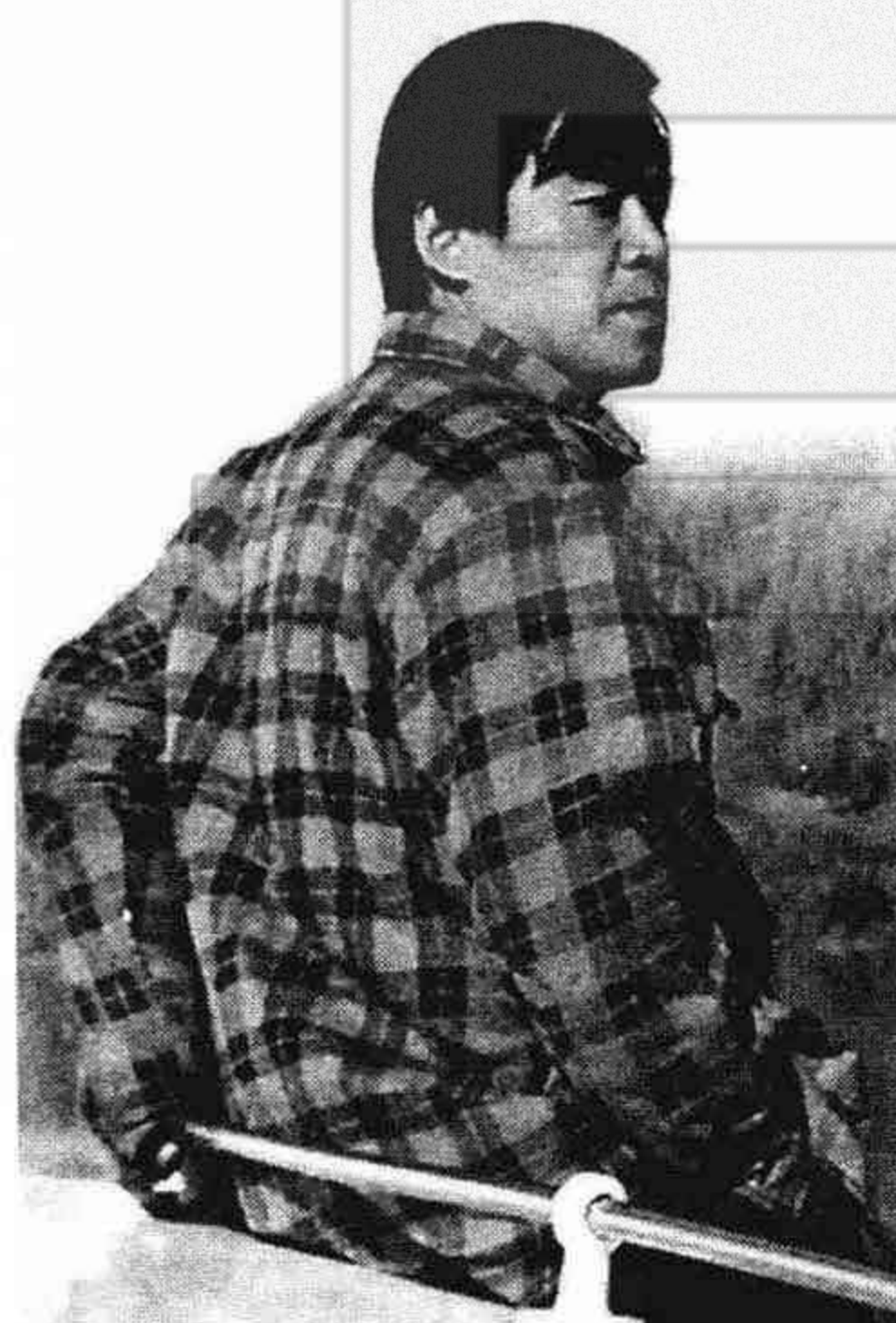
◎ 塞上风云考

◎ 民初新疆纪事

◎ 禁烟与花客

◎ 焉耆的一桩旧案

◎ 梦魂萦绕觅旧踪







# 塞上风云考

——一九一二年新疆之时局

当我们把岁月的年轮摇回到八十多年前的新疆省城迪化,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公元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日的那个凌晨,距离我们其实很近,与今日夜幕下的省城不同的,那时候的迪化,月光要较现在的明,夜色也较现在的黑。同过去了的漫长岁月中的每一个凌晨一样,笼罩在黎明前疏星残月之下的,依旧是青灰色的城墙、城垛。从城内的街巷里以及城墙上,不时地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与城内某个院落人家里发出的狗吠声……

此时,天色未明。

就是在这天凌晨,从省城迪化都府衙署内驶出的一队官车,在一队弁兵的护卫下,悄悄地离开了衙署,然后朝南,准备经南门出城……

中国历史上大清一朝在新疆的最后一任巡抚,于辛亥革命发生八个月之后,由新疆卸任东归了。





离天亮还很有一段时辰呢！车队行至南门时，队伍停了下来，似乎是候着守城的兵丁去开启城门。

坐在车中的袁大化，自出府之后，不时地透过车身一侧撩起的窗帷，望着车外。当车队在南门出城处停滞下来，候着守城的兵丁开启城门时，袁大化一颗悬着心终于放了下来。

袁大化这天之所以这样早地出行，原因在于头一日得到探报，据说城内的绅商百姓已经得知了他次日起程东归的消息，准备联络城内士绅百姓于袁抚出行时，于道上拦车，不欲使袁抚东归。

为了避免一月前省城士绅百姓数百人集体请愿留阻自己的事再次发生。袁大化于是决定提前两个时辰出城。

当顺利出城后的袁大化终于定下心来时，心里又隐隐地泛起一丝惆怅。其实，从心里来说，他还是希望看到百姓跪道拦车这一幕的，看着那些白须长髯的耄耋绅商齐刷刷地跪于道旁，涕泪沾须，乞请留阻的场面，他从心底里不能不荡起一丝暖意，所有的积郁、苦闷，似都从这一幕中得到了释放。

一个月前，迪化城中汉回两百多绅商百姓齐集督府乞求袁大化留任新疆的一幕，又浮现到了袁大化的眼前，想到这里，袁大化的眼窝不禁有些湿润了……

袁大化想，其实自己又何尝愿意东归呢？不过是因为时势所迫罢了。正如自己上月《告新疆百姓书》中所言：

……吾之去新，正以爱护吾民耳。新伊嫌隙既成，邪正异趣，虽经停战，彼乃专事暗杀，扰害南疆；我即推诚，彼终无信，我不去任，伊不放心。长此隔阂，新疆终无宁日。杨督与伊无忤，彼能接洽，尔等亦可暂安矣……